女演员表演的困境

——论田村俊子的"女演员的故事"

$\stackrel{\,\,\,\,}{=}$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5)最负盛名的女性作家田村俊子,站在日本近代女演员诞生的源头,通过自身经历和身边事而创作的一系列"女演员的故事",即《秋海棠》《嘲弄》《后台》《白昼之暴虐》等作品,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一群在表演路上执着追梦、刻苦训练、独立自主的女演员形象。通过文本细读并结合同时代女演员诞生的社会背景去阐释小说中女演员在表演路上所遭遇的困境,认为在长期以来都由男性来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权舞台上,以表演主体的女性开拓能够表达自我的女演员这一新职业所遭遇的困境也是打破封建因袭并获得社会地位的"新女性"的诞生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田村俊子;《秋海棠》;《嘲弄》;《后台》;《白昼之暴虐》;女演员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2016)06 - 0039 - 06

1890 (明治 23)年,日本女性登台表演得到法定认可。1903年,留洋归来的川上贞奴在东京初登舞台并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个被法定认可的女演员。 在此之前,歌舞伎的舞台上都是由"女形"来扮演女性的。女演员的诞生意味着男性扮演女性角色的结束,女性扮演女性角色的开始。当时,女演员职业虽得到法定认可,但仍然被世人认为是与性的商品化为同一体的卑贱职业。

明治后半期,欧洲留学归来的岛村抱月在母校早稻田大学教书,他接受了老师坪内逍遥的想法,并以逍遥为核心开展了剧本朗读会——易风会,并于1906年2月成立了以改革戏剧、文学、美术为目的的团体——文艺协会。川上于1908年9月在东京开设了专属帝国剧场的女演员培训班。与此同时,以第九代歌舞伎名角儿市川团十郎式的演艺风格闻名于世的市川久米八也组织了"女演员俱乐部"。此外,小山内薰与新派剧分道扬镳,并与西洋考察归来的市川左团次创立了自由剧场,于1909年11月进行了首次公演。在这所谓新剧拉开帷幕之际,对于女性来

说,开拓能够表达自我的女演员这一新职业也逐渐被社会接受。

值此日本近代戏剧的发生期,女性作家田村俊子也曾作为职业女演员三次登台表演。1906年,俊子参加了岡本绮堂组织的每日文士剧,并于次年8月在横滨羽衣剧场首次登台出演了高安月郊的作品《吉田寅次郎》。同年10月,俊子在东京剧场又参演了岡本绮堂的新作《十津川战记》。1908年4月,在新富剧场出演了栗岛狭衣的喜剧《死神》以及岡本绮堂的《近江源氏阵馆》。同一时期,俊子又被久米八带去名古屋的末广剧场出演了《重之井》。俊子曾撰文回忆道"当时的演技得到了久米八先生的极度赞扬"。[1]462 另外,加入了川上的女演员培训班的俊子于1910年8月又参加了中村春雨组织的新社会剧团,并于9月在本乡剧场出演了《波》的主人公得到一致好评。

作为女演员的俊子在经历了与每日派、早稻田派、新派、女剧团等各个门派的演员们的相互学习、交流、共演后,撰写了大量的剧评和以女演员为主题思想的小说。当然,无可否认这些小

收稿日期 2016 - 09 - 13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外国语言文学"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W1507)

作者简介 兰兰 (1982-), 女, 辽宁铁岭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E-mail: lanlan@nbu.edu.cn

说是俊子基于自己的经历和身边事而创的作品,但其文本所反映的问题意识却超出了作家所处的时代,在当下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以俊子的《秋海棠》《嘲弄》《后台》《白昼之暴虐》为例,通过文本细读,着重考察这4篇作品的描写特征,并结合同时代的女演员诞生的社会背景去阐释作品中的女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进而论证作为表演主体的女性在长期以来都由男性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权舞台上,开拓能够表达自我的女演员这一新职业所遭遇的困境也是"新女性"诞生的必经之路。

一、表演梦的动摇——《秋海棠》

1911 年 9 月,由坪内逍遥率领的文艺协会 成功地上演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扮演娜拉 的松井须磨子不仅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同时也被看作是日本近代"新女性"的代表。此时,以女演员为职业的年轻女性的数量也随之迅猛增长。 同一时期,被视作日本女性解放运动源头的文艺杂志《青鞜》也随之问世。在这所谓新时代到来之际,日本近代的"新女性"们也开始崭露头角。作为《青鞜》初期参与人的田村俊子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生血》,《生血》的刊载被解读为象征着作为"新女性"的俊子立志前往自我实现之路的意义。继《生血》之后,有过女演员经历的俊子在《美艺画报》上发表了以女性和女演员职业为主题思想的小说《秋海棠》。

出入帝国剧场的女演员!加美江一想到她们心中便激起了反感与嫉妒:"戴着紫色的面纱,坐着与其身份不符的小汽车,一点儿演技都没有,都是些什么人呀。"^{[2]250}

《秋海棠》的开篇部分形象地描述了往来于帝国剧场的女演员们奢华的生活状态。据初濑浪子、东日出子的《女演员日记》记载,当时的一部分女演员并不是立志于将来能成为真正有造诣的艺术明星,而是仅仅借艺术之名来获取金钱以达到可以过上奢华生活的目的。同时,从上述引用也可以看出,加美江既对这些没有演技的女演员持以反感态度又对她们的奢华生活抱有嫉妒之心的矛盾心理,即便如此,加美江还是憧憬着能成为一名真正有造诣的女演员。

曾经做过隆鼻手术的俊子将《秋海棠》中的加美江设定成为以美貌自诩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加美江用两面镜子对着照自己的侧脸时,为自己"拥有像希腊雕像一样的高鼻子"而窃喜。此时,自以为天生拥有一副演员的外形与容貌的加美江便有一种想要排除万难来以女演员的身份扬名于世的使命感,并决心一生都要为戏剧表演而奋斗。

加美江的美貌仅仅是她的自诩,对于男人来 说她并没有长着一张妩媚迷人的脸。而且对于加 美江来说成为女演员最困难的就是金钱问题。加 美江为了生活不得不工作,可是工作的话就没有 时间参加女演员的技能培训。对于想着一边能堂 堂正正地获得金钱,一边又能有充足的时间去磨 练自己的演技的加美江来说没有可以依靠的赞 助商。加美江每每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会想着只要 能养活自己随便嫁个车夫或鱼贩,但是独立自主 的她又做不到这一点。每当她听到帝国剧场的女 演员中的谁又做了别人的妾或是得到了赞助商 的眷顾的传闻时,不禁暗自为自己洁白无瑕的身 体而感到自豪。正是由于依靠赞助商援助或是做 妾的女演员的存在才导致世人把女演员与贱妇 等同看待。但是,加美江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世 人证明女演员是一种可以独立自主、自由地表达 自我的一种职业。因此,矛盾于时间和金钱问题 的加美江一边从做手工副业的母亲和妹妹那里 得到些许补贴,一边做一些演员的勤杂工作来维 持生计。

怀揣梦想、独立自主、勤奋上进的加美江仅差一个机遇。某日,当某剧团团长派人前去通知加美江参加西洋剧的主角儿试演时,她由于经济拮据没有出门穿的像样儿的衣服而谢绝了能够站在剧场出演西洋剧女主角儿的机会。当晚,欣赏加美江演技的文娱记者椎野也来鼓励她好好把握这次出演的机会,并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生活拮据的加美江并没有帝国剧场的女演员们那样华丽的服饰,但是她的演技却得到了肯定,于是她决定参加试演。

作者对加美江这一人物的设定让读者看到 了当时演艺界的著名女演员松井须磨子的影子。 《女演员日记》记载:"须磨子在参加试演时相 当凄惨,她每天都穿梭于余丁巷的大街上,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用来做被褥用的铭仙绸之类的料子,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专心背台词和思考台词的呈现形式,她并不像其她的女演员那样注重外观美,而是注重成为一名真正有才华的演员,她的理想是要成为贝恩哈特那样的真正的著名女演员"。[3]44不在乎华丽的服饰,只注重真正的才能,与松井须磨子有着同样理想的加美江开始了每天的西洋剧表演练习。

在练习的日子里,加美江每天都会与椎野见面,在仅有的时间里她都会把角色表演给椎野看,并就台词与他讨论,有时他们还会为帝国剧场女演员们的生活状态争得面红耳赤。小说的末尾处,怀揣梦想、独立自主、勤奋上进的加美江对表演的执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两个人见面后分别时,一定要以握手的方式来告别,加美江不知是何时养成的这种习惯。而且,只要椎野一天不来看望加美江,她甚至会忘记练习并感到一丝寂寞。[2]260

从上述引用中可以看出,曾经立志一生都要投入到演艺事业中的加美江在此时,开始留意椎野这个男人,并且无法集中精神进行表演训练。加美江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女演员的愿望已经开始发生动摇。小说以此种描写方式画上句号会让读者感到,一个年轻女性的梦想——憧憬着成为一名一生投身于演艺事业、保持清白之身不被世俗染指、独立自主地、自由地表达自我的女演员的梦——最后还是由于男人的缘故被动摇。从这篇小说的结尾处大胆地展开来推测,立志于女演员的加美江很可能会最终放弃女演员的梦想而走进封建的婚姻制度并屈从于女性被家庭所束缚的宿命。

二、放弃表演——《嘲弄》

1912 年 11 月 ,刊登在《中央公论》上的《嘲弄》讲述的是一个具有表演经验的女性礼子在刚刚加入新的演艺协会进行表演训练仅两天的时间里便放弃表演的故事。

礼子是从事文学创作工作的女性,而且 在社会上也是有一席之位的人,尽管如此, 她还是想和学生一样加入这个协会,对于表 演来说她也并非初次,相较于她不太年轻的 年龄来说,她一旦加入后会以此自以为是打 扰到其她年轻的女演员。^{[4]512}

上述引用是演艺协会的博士对礼子加入演艺协会的动机持有怀疑态度的心理描写,而且事实确如博士所怀疑的那样,礼子加入演艺协会的原因是"使其空洞的大脑逃离文学给其带来的苦恼,想在喜欢的舞台氛围中与年轻人一起轻松地切磋技艺"。[4]513 如此动机对于演艺协会的博士来说也确是一种"嘲弄"。

1911 年 4 月 ,《嘲弄》发表之前,俊子在其撰写的《立志女演员之动机》中是这样记录:

我在写小说期间,也想尝试着创作剧本。(略)恰好看到了坪内博士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建议'创作剧本的人无论如何都要登台表演一次'的文章。于是我想一狠心就站在舞台上,然后真实地把舞台本来的东西记在心里,试着接触一下舞台上的昏暗的氛围,这样一定会对剧本创作有所帮助的,于是我便加入了一个剧团。^{[5]154}

俊子作为女演员三次登台表演的原因也是 因为要成为一名剧作家而不得不对演员的心境 和表演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而且,1914 年 8 月出版的仓光空喝的《女演员的行踪》中对俊子 的采访也是如此记载的。

回到《嘲弄》原文,具有表演经验的礼子再次站到舞台上是因为她作为一名作家暂时遇到了创作瓶颈,所以才从文坛逃到了舞台。这样看来,作为作家的礼子为了一时缓解创作给其带来的压力便跑去当演员,而现实生活中的田村俊子也是为了更好的创作才跑去体验演员的生活,两人成为演员的动机是相通相融的。而且礼子的动机不仅仅是单纯的逃离文学创作,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文学创作寻找新的灵感。由此可从礼子的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

仅仅两天的时间里礼子就经历了女演员这一行业之间的暗斗、欺辱、排挤和嘲弄。礼子的动机"嘲弄"了博士;年轻的女演员却"嘲弄"了并不年轻的礼子。当礼子决定离开这个演艺协会时,"礼子心中想起了令人怀念的亲切的文坛上的朋友,他们亲切地温柔地对待自己,想到那里就忍不住重新想念那时的喜悦,那喜悦如同泪

水般暖暖地浸润她的心田"。体验舞台和文坛对比鲜明的境遇后,礼子寄给博士一封"从此不再登台表演,还是继续从文"的信。

但是,在小说的末尾,礼子又开始考虑着"下次再登台表演的时候应该是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吧,那时的自己不会理会周围的任何事物,而且会加入到那种最底层的演无定所的巡回演出的演员行列中"。由此可见,无论礼子是否还会再次登台表演,她的动机都是在她"最落魄的时候",也就是在她的文学创作遇到问题的时候,她还是会为了给自己的创作寻找灵感而再次登台表演,所以,找回灵感后的礼子还是会弃"演"从"文"。与礼子的这种做演员的优柔寡断的态度相比较,田村俊子的另一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对表演则达到了近似疯狂的状态。

三、表演之狂——《后台》

田村俊子于 1914 年 1 月发表的小说《后台》 描述了一个女演员在表演结束后总是要在后台 哭上一阵儿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儿是这样描述:

峰子在后台的房间里已经持续哭了半个小时了,出入这个房间的人们即使看到峰子在哭也是一副'又来了'的表情,没人想知道她哭的缘由。(略)当峰子注意到原本吵杂的周围突然一下子变得寂静时,忽然,她迄今为止所有的悲伤像刚才的吵杂声戛然而止那样都随之中断。然而,这刚刚中断的悲伤又相继溢出而无法抑制,带着好像下了快要把眼角压碎了的掩面的双手。这时峰子扑簌扑簌掉下了几滴热泪,那几滴眼泪犹如快要干涸了的堤坝里的水一样看起来是那样的少之又少。而后,峰子悲伤的思绪也随着眼泪的流出而终止。

舞台表演结束后峰子在后台哭泣的样子犹如站在舞台表演一般生动而真切。当如同观众般存在的伙伴们离开后台的房间时,峰子持续了半个小时之久的哭声戛然而止。表演结束后,由于表演的惯性而无法迅速从扮演的角色中恢复到现实世界里的峰子悲伤的情绪也需要逐渐恢复。

由表演给峰子带来的"一种发作""神经过度疲劳"的哭泣结束后,峰子坐在镜台前开始回

忆起刚才表演的某一个场景。

"(那时,两个人握了握手。)

-----晚安。

——就只有晚安吗?真受不了,今天不 怎么热情啊!

(男人刚想抱住女人)

——是想刁难我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的告别方式的?"^{[6]28}

峰子一边重复着刚才的"是想刁难我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的告别方式的?"台词,一边走出房间下了楼梯向澡堂走去。

尚未从角色表演走出来的峰子想起了与自己演对手戏的男演员。"高高的个子,厚厚的嘴唇,表情严肃"的样子,峰子一边回想刚才的男演员的容貌,一边感觉到"刚才在舞台上,男人想要抱住自己时的紧促的呼吸仿佛要渗透到脸颊的皮肤里",不由得"心潮微微澎湃起来"。在戏外,峰子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峰子返回后台的房间,只有一个年轻的男人独自坐在那里,他看见峰子后微微一笑。蓄着长发的男人的白嫩脸庞格外俊美。(略)峰子坐在镜台前化上了浓妆。(略)"舞台表演一结束,我都要悲伤地哭上一阵儿",峰子一边说着一边望向了男人。男人用一副像似被某种东西吸引而变得迷离的眼神凝视着峰子的脸庞,他并没有立即接过峰子的话茬。极其疲倦的峰子突然有一种想被紧紧拥抱住的心情,无论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是谁都可以。峰子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她想脱掉身上的便装。于是,峰子脱衣的影子在灯光的照射下映在了白色的墙壁上。[6]31

化上了浓妆的峰子仿佛又要登台表演一般,而且,从上述"极其疲倦的峰子突然有一种想被紧紧拥抱住的心情,无论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是谁都可以"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峰子并不是喜欢和自己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她只是把在演戏中对男人的感情带到了现实的世界里。而且,在戏外,尚未丛戏里走出来的峰子的那种想被眼前的这

个年轻的男人或是谁紧紧拥抱住的心情和她在表演的角色中"男人想要拥抱住她"的场景重叠在一起。以上,从峰子对两个男人的态度来看,更加确定了峰子把自己戏里的角色带到了戏外的事实。如此,处于这种不知是演戏还是现实的混沌状态的峰子在年轻男人迷离的视线下,若无其事地换着衣服。在灯光的照射下,映在墙壁上的峰子的影子宛如皮影戏一般晃动着,仿佛又是一场精彩的演出。

四、身体的残败——《白昼之暴虐》

与《后台》同时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俊子的《白昼之暴虐》(1914年1月)同样是以女演员为主题思想的小说。其开头处是这样描写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初冬的清晨,美知子非常珍爱的红鸟死去了"。这篇小说正如田山花袋所评:"小说整体给人的感觉如同女人般的多愁善感"[7]16 美知子认为红鸟的死"预示着总是拖着病快快的身子登台表演的自己也即将死去"。最近晕倒在舞台上的美知子被医生告知"如果不停止舞台表演的话就会很快死去",在家静养身体的美知子关于红鸟的死联想了很多。

如果不能站在舞台表演的话还不如死了来得痛快。(略)如果可以为表演献出生命的话反而会很欣慰,(略)如同自己生命般珍爱的小东西在某个清晨就这样孤孤单单地悄声无息地离去,美知子迷信地认为这件事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某种不幸,自己疼爱的东西被夺走的同时,也暗示着自己生活中的某样东西一定会被夺走。[8]55

从这一小节的描写可以看出,作为女演员的美知子即使失去生命也要登台表演的执着信念。可是,连死都不怕的美知子却担心着生活中的某样东西会被夺走。而这个即将"被夺走"的"某样东西"就是美知子即使活着也无法登台表演的事实,美知子认为这样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暂时恢复健康的美知子想再次登台表演,于是便写了一封信寄给剧团团长。在团长没有回信期间,美知子甚至决定要去乡间表演。"成为一名女演员的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副好体格,无论容貌多么美丽,多么有才华,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终究是无法从事女演员这一职业的",说过这

样一段话的团长终究还是回信婉拒了美知子再度登台表演的请求。

遭拒后的美知子觉得即便是糟蹋自己柔弱的身体也无所畏惧,于是她不顾医生和母亲的告诫,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去仙台演出的演员的行列中。但是,就在她准备去仙台的前一天晚上再次被病魔侵袭。

美知子为了不被病魔吞噬,她开始慌张地回想着曾经站在舞台上的多姿多彩的自己,仅仅沉浸其中便足矣。然后,她又想到了和公演策划人一同去仙台演出的事情便高兴得不得了。美知子像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绷紧了心弦,这种喜悦使她想大声呐喊。发着高烧的美知子就这样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8]110

此处描写如上所述,美知子的担心已经变成了事实。一直想要作为一名女演员在舞台上生存下去的美知子由于再度发病就连当一名乡间艺人都无法做到,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她只能在病魔袭来之时回忆一些自己曾经站在舞台表演时的精彩和幻想着去仙台演戏时的种种。《白昼之暴虐》呈现的是一个即使无惧死亡但由于病弱的身体而最终无法登台表演的女演员的梦想的夭折,这样的夭折对于美知子来说无异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残害。

五、结语

田村俊子的这 4 篇作品描述了当时社会评价不高的女演员这一职业开拓了女性表达新的自我的可能性,这种新的自我便是女主人公呈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勤奋刻苦、执着追梦、自我实现的"新女性"形象。

但是,无论是曾经憧憬着一生都奉献给演艺事业、保持清白之身不被世俗所染指、独立自主地表达自我、拥有真才实学、但最终仍然被男权社会的主体所动摇的《秋海棠》里的加美江;还是对女演员这一职业持有优柔寡断的态度、不堪忍受这一职业中的明争暗斗和被欺辱的残酷事实而放弃成为一名女演员的《嘲弄》的礼子;甚至是不惜糟蹋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也要作为一名女演员生存下去、结果却由于病弱的身体而不能再次登台表演的《白昼之暴虐》的美知子;作

者在对这些女主人公们进行刻画描写时,或多或少都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告诉了读者这些从事女演员职业的女性们最终都由于某种因素的影响而放弃表演的结局。另外,由于对表演达到近似疯狂状态而导致神经疲劳引发的哭泣毛病的《后台》的峰子,从她难以分清现实和演戏的近似疯狂的状态来看,可以大胆地推测她的这种疯癫状态最终会成为她演艺路上的绊脚石。因此,可以断言田村俊子的这 4 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最终都无法贯彻女演员这一初衷的结局。

换句话说,这些小说中作为女演员的败北人物描写与作者自身的个人经历重合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田村俊子的这些一系列的"女演员"小说也是其笔下"新女性"诞生所必须经历的仪式。

注释:

户板康二《物语近代日本女優史》,中央公论社,1980年5月。 所谓的新派剧是在明治中期以后为对抗歌舞伎而产生的剧。 所谓的新剧是受西欧近代戏剧的影响,用以对抗歌舞伎、新派 剧等旧有的演剧,明治末期以后新兴的戏剧。 所谓的每日文士剧是小说家等作为演员来出演的戏剧。

"女優已成为时下的流行,42年已经招收了去年一倍数量的第二期学徒,43年来学习的姑娘比去年的多之又多"。由此可见,以女優为志向的年轻女性的数量逐年增长。(参见初濑浪子、东日出子《女優日记》,盛文馆书店,1913年6月,第38页)

参考文献

- [1] 田村俊子. 小説家より女優となりて初めて舞台に上りし時の所感:田村俊子全集:第一巻[M],黒澤亜里子,長谷川啓,編. 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
- [2] 田村俊子. 秋海棠:田村俊子全集:第二巻[M] 黒澤亜里子, 長谷川啓,編. 東京: ゆまに書房,2012.
- [3] 初濑浪子, 东日出子. 女優日记[M]. 東京: 盛文馆书, 1913.
- [4] 田村俊子. 嘲弄:田村俊子全集:第二巻[M]. 黒澤亜里子, 長谷川啓,編. 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
- [5] 田村俊子. 私の女優を志した動機:田村俊子全集:第二巻 [M]. 黒澤亜里子,長谷川啓,編. 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
- [6] 田村俊子. 楽屋:田村俊子全集:第四巻[M]. 黒澤亜里子, 長谷川啓,編. 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
- [7] 田山花袋. 新年の文壇(二) [J]. 慶應義塾大学: 時事新報, 1914:16-18.
- [8] 田村俊子. 昼の暴虐:田村俊子全集:第四巻[M]. 黒澤亜里子,長谷川啓,編. 東京:ゆまに書房,2012.

The Dilemma of the Actress: On Tamura Toshiko's Story of the Actress

LAN L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amura Toshiko, the highly prestigious female writer of Japan's Taisho Period, was the symbol of modern Japanese actress. Based on her own experiences and things around, she created such a series of actresses' stories as *Begonia, Mocking, Backstage* and *Tyranny of day.* All of her works truly and vividly describe a group of independent actresses who held fast to their dreams and sweat for their training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difficulties before them in their acting careers through relishing the texts in detail and referring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contemporary actresses appeared. And the writer believes that on the patriarchal stage where the male has long been playing as female characters, the female explora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as the mainstream, can show the formidable plights in this new occupation and simultaneously contribute to break through the patriarchal confinement and to carve out a social status for the new female. But all of this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perform the acting.

Keywords: Tamura Toshiko; Begonia; Mocking; Backstage; Tyranny of day; actress

(责任编辑 夏登武)